

付法藏因緣經卷第六

集六

後魏沙門吉叉迦夜共異曜譯

龍樹菩薩臨去此世告大弟子迦那提婆善
男子聽佛以大悲愍傷衆生演甘露味利益
來世次第相付乃至於我我欲去世囑累於
汝汝當流布至心受持提婆敬諾當承尊教
於是宣說真法寶藏以智慧力摧伏異學博
識淵玄才辯超絕擅名天下獨步諸國其初
託生南天竺土婆羅門種尊貴豪勝由毀神
眼遂無一日因即號曰迦那提婆智慧深邃

機明內發顧目觀察無愧於心唯以其言人
未信受道化不行夙夜憂念於彼國中有一
天神鍛金爲形立高六丈咸皆號曰大自在
天有求願者令現獲報提婆詣廟求入拜觀
王廟者言天像至神人有見者不敢正視又
令退後失覩百日汝今但當詣門乞願更復
何求而欲見耶提婆答言神審若斯吾乃願
見設不如是非我所欲時人聞之咸奇其意
追入廟者數千萬人提婆既至稽首爲禮天
動其眼怒目視之提婆語曰天實神矣然今

相觀甚大卑劣夫爲神者當以精靈偃伏群
類而假黃金玻瓈爲飾勞費民物何斯小也
即登高梯鑿出其目時諸觀者咸有疑意大
自在天威德高遠云何爲此小婆羅門之所
毀辱將無彼神名過其實爾時提婆曉衆人
曰神明遠大近事試我我深達彼心所念故
登金山聚出玻瓈珠咸令一切皆悉了知精
靈純粹不假形質吾旣非慢神豈辱也作是
語已從廟而出即於其夜求諸供備明日清
旦敬祠天神迦那提婆名德素著智與神會

其所發言無不響應一夜之中供具斯備大
自在天作一肉形高數四丈左眼枯涸徐步
安詳而來就坐遍觀饋饍歎未曾有嘉其德
力能有所致而告之曰善哉大士深得吾心
以智見供汝今真是敬信我者世人愚癡唯
得吾形以食奉獻畏而誣我今汝供饋美味
集六
具足汝之左眼宜當垂給若能見與真上施
也提婆答言善哉受教即以左手出眼與之
天神力故出而隨生索之不已出眼數萬天
神讚曰善哉摩納真上施也欲求何願必滿

汝意是時提婆白天神曰我素明識不假於外唯恨吾教人莫信受正願我言後必流布神曰甚善即便起退於是提婆詣龍樹所剃除鬚髮受出家法周遊揚化廣濟群生南天竺王總御諸國懷貢高心信用邪道沙門釋子一不得見國人遠近咸受其化提婆念曰樹不伐本枝條難傾人主不化道豈流布其國正法王家出錢雇人宿衛爾時提婆應募爲將荷戟前驅整勒部曲威德恩仁物樂其政王嘉其意問曰何人侍者答言此人應募

既不食稟又不取價在事恭謹性好閑習未達其心何求何欲王即召之具問其意答言大王我是智人善於言論欲於王前而求驗試即便許之爲建論座爾時提婆即立三義一切聖中佛最殊勝若於諸法佛法無比救世福田衆僧第一八方論士能壞斯語我當斬首以謝其屈所以者何立理不明是爲愚癡若斯之頭非吾所惜八方論士咸來雲集亦各言曰我若有屈斬首相謝愚癡之頭非吾甘樂提婆語言我所修法仁活萬物要不

如者當剃汝髮以爲弟子不斬頭也立此要已便共論義諸外道中情智淺者適至一言尋便屈滯智慧勝者遠至二日辭理俱匱悉剃其髮度今出家爾時有一外道弟子兇頑無智恥其師屈形雖隨衆心結怨忿含毒熾盛齒刀自誓彼口勝我我刀伏汝作是語已持挾利刀常於日夜伺求其便爾時提婆出在閑林造百論經以破邪見弟子分散樹下思惟提婆菩薩起定經行外道弟子往至其所執刀窮之汝昔曾以智伏吾師我於今者

刀破汝腹即便決之五臟出外命猶未絕愍其狂愚而告之曰我有衣鉢在吾坐所汝可取之急上山去我諸弟子未得道者若脫遇汝必當相執或送於王困汝不少夫身名者衆患根本汝今迷惑愛惜情重是故宜當好自防護時諸弟子有先來者覩見其師發聲悲哭合諸門徒競各雲集驚怖號咷宛轉于地其中或有狂突奔走共相分衛追截要路爾時提婆語衆人曰諸法本空無我我所無有能害亦無受者誰親誰怨孰爲惱害汝等

今者愚癡所覆橫生妄見種不善業被人所
害害吾往報非殺我也於是放身蟬蛻而去
迦那提婆未捨身時告於尊者羅睺羅曰佛
第六
婆伽婆爲度衆生演暢妙法利益來世次第
委囑乃至於我我若滅後當付於汝汝宜護
持深經寶藏令諸衆生普皆蒙益羅睺羅言
善哉受教於後敷演深經妙法以智慧力摧
滅邪道三聞說法盡能受持龍樹提婆及斯
大士名德並著美聲俱聞當是時也有婆羅
門聰慧奇悟善於言論造鬼名書甚難解了

章句廣博十有萬偈爲三大士而讀誦之龍
樹一聞尋便開悟善能憶持如舊誦習提婆
未解重爲宣釋既經再聞復即明了提婆善
薩爲羅睺羅更廣分別演其章句羅睺羅聞
豁然意解時婆羅門便大驚怪此諸沙門才
慧乃爾讀吾此書不久通利善能分別似若
舊習即便信伏改其邪心彼羅睺羅聰慧如
是有善方便教化衆生然後以法付囑尊者
僧伽難提令其流布饒益衆生僧伽難提有
大功德智慧深遠修菩薩行以堅誓願而自

莊嚴超過聲聞緣覺境界曾於一時有阿羅漢棄捨重擔具諸功德僧伽難提欲試彼故即宣一偈而問之言

轉輪種中生 非佛非羅漢 不受後世有亦非辟支佛

卷六

五

大德應當好諦觀察如上所言是何等物爾時羅漢即入三昧深諦思惟不能解了便以神力分身飛往兜率陀天至彌勒所具宣上事請決所疑爾時彌勒告彼羅漢世以泥團置於輪上埏埴成瓦如是瓦者豈同諸聖至

後世乎時彼羅漢即便開解還問浮提宣說斯事僧伽難提語言大德此必當是彌勒菩薩爲汝宣說然後解耳如是智慧神力變化濟諸群生不可限量所應作已將欲捨身至一樹下指攀樹枝尋便捨壽猶依此樹諸羅漢等欲移其屍置平坦處積薪耶旬如須彌山不可傾動盡其神力亦無異相即便復以諸大白象并力挽之不能移動如芥子處尋積香木就下閣毗其火熾盛焚燒身盡樹更翁鬱都無彫毀時衆咸見歎未曾有收取舍

利起塔供養僧伽難提捨身已後有羅漢名僧伽耶舍次受付囑流布法眼廣化衆生極諸苦惱有大智慧言辭清辯昔雖出家未諳道迹遊大海邊見一宮殿七寶莊嚴光明殊勝僧伽耶舍齋時已到即往彼宮說偈乞食飢爲第一病行爲第一苦如是知法實可得涅槃道

是時舍主即出奉迎敷置茵蓐請入就坐僧伽耶舍見其家內有二餓鬼裸形黑瘦飢虛羸乏鎖其身首各著一牀復有一鉢滿中香

飯以瓶盛水安置其側爾時舍主即取此食奉施比丘語言大德慎勿以食與此餓鬼爾時比丘見其飢困即以少飯而施與之鬼得食已即吐膿血遍流在地汚其宮殿爾時比丘怪而問之此鬼何緣受斯罪報舍主答曰斯鬼前世一是吾息一是兒婦我昔布施作諸功德而彼夫妻恒懷憲惜我數教誨都不納受因立誓曰如此罪業必獲惡報若受罪時我當看汝由是因緣得斯苦惱小復前行至一住處堂閣嚴飾種種奇妙滿中衆僧經

行禪思日時已到鳴椎集食食將欲訖爾時
餽饍變成膿血便以鉢器共相打擲頭首破
壞血流汚身而作是言何爲惜食今受此苦
僧伽耶舍前問其意答言長老我等先世迦
葉佛時同止一處客比丘來咸共瞋恚藏惜
飲食而不共分以此緣故今受斯苦如是尊
者僧伽耶舍周遊大海遍行觀察見于地獄
凡有五百即生厭惡深患三有呵責五欲甚
生怖畏便作是念世間造業終不敗亡如影
隨形誰能捨離我今應當方便求免觀察情

至得羅漢道六通無礙三明清徹於一山林
有五百仙勤修苦行欲望梵福僧伽耶舍往
至其所爲宣三偈讚佛法僧五百仙人俱得
道迹如是尊者廣爲佛教化已訖便入涅槃
收集舍利起塔供養僧伽耶舍未滅度時
以法付囑鳩摩羅駄而告之曰佛以正法付
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欲涅槃持用
相付汝宜至心勤加守護鳩摩羅駄答言受
教於是次宣深法寶藏彼之功德甚深淵遠
發大弘誓行菩薩道智慧辯才猶如大海少

有名稱國人宗仰鳩摩羅駄此言童子少有美名以何緣故號美名耶有一長者緣事餘行以二甕金寄其親友一甕金大二者金小語親友言吾欲他行持此相寄我子意若有欲得者必可與之後長者子往從索金親友爾時還其小者彼即瞋恚不肯取金遂共相將詣斷事所具陳上意以求理決衆斷事官莫能分了鳩摩羅駄時爲童子於路遊戲聞其訟音即作是言兒得金矣何勞苦諍其父本言隨子所欲今樂大者理自屬之爾時斷事便

用其語於是名聞馳布四遠因即號爲美名童子出家學道才慧超世至一國土人多頑嚚雖聞法教都不信受鳩摩羅駄即語之言汝今可集鐵馬萬騎遣人乘之在吾前過便如其言即爲嚴辦鳩摩羅駄暫一見已盡皆分別人名馬色衣服相貌具足宣說無一錯謬彼國人民方皆信伏造諸經論遊化世間所爲已訖即便捨壽鳩摩羅駄臨捨命時告一比丘名闍夜多長老當知如人度海必由船筏衆生如是欲離三界修行善法然後得

出故我今者欲付汝法宜好習學利益人天
闍夜多言善哉受教遂演深法度化世間彼
闍夜多有大功德精進勇猛勤修苦行善持
禁戒無有漏失世尊所記最後律師曾於衆
中有一比丘其嫂至寺持食餉之姪火熾盛
便共交通犯重禁已尋自悔責極生慚恥我
大愚癡造斯惡業吾今定非沙門釋子衣鉢
盡置三歧杖上處處遊行高聲唱言我是罪
人不應須著佛法染衣爲體既重必入地獄
當於何處而得救護時闍夜多語比丘言汝

今若能隨順我語當今汝罪尋自消滅比丘
歡喜白言受教時闍夜多即以神力化作火
坑其燄猛盛令此比丘自投其中爾時比丘
爲滅罪故舉身投入大火坑內於時猛燄轉
成清流繞齊其膝都不傷害時闍夜多告比
丘曰汝以善心至誠悔過所有諸罪今悉摧
滅即爲說法得羅漢道由是緣故世皆號爲
清淨持律復於一時將諸弟子圍遶往詣德
又尸羅城至其城已時闍夜多慘然顰蹙弟
子疑怪問其師意答言且止後當宣說小復

前行路見一烏爾時尊者欣然微笑諸弟子
衆重白師言唯願哀愍說其因緣時閹夜多
告衆人曰我初至城於其門下見餓鬼子飢
急羸困前白我言母生吾已入城求食自與
別來滿五百年飢虛窮乏命不云遠尊若入
集六
城見我母者爲吾具宣辛苦之事我始入城
便見彼母即爲具說其子飢乏爾時鬼母前
白我言吾入城來經五百年未曾能得一人
湧唾何以故我旣新產氣力羸憊設得少唾
爲諸鬼神之所欺奪始於今日值一人唾邊

無餘鬼會遇得之欲出城外共子分食門下
多有大力鬼神畏其侵奪復不敢出唯願尊
者垂哀矜愍持我出城與子相見我於爾時
將此鬼母出於城外令共子食即問彼言汝
生已來爲幾時耶鬼答我曰吾見此城七返
成壞國土豐樂人民熾盛又見毀敗殄滅無
遺我聞彼言深歎生死受苦長遠無有邊際
以是緣故慘然顰蹙彼烏因緣善聽當說乃
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在世教化我於
爾時爲長者子志獸五欲常念出家我若爾

持作沙門者必斷衆結得羅漢道吾之父母不見從志强爲婢妻欲遮斷我我不違命便即娶妻娶妻已後復欲出家父母語言爲汝婢妻正求繼嗣若生一子乃當相放我尋受教與共交會生一男兒年始六歲爾時父母即教此兒汝父若出欲作沙門當抱其足而語之曰父若捨我誰見養活先當見殺然後可去爾時此兒如父母教啼泣抱我甚生悲戀我於爾時以愛染心即語子言吾當爲汝不復出家由彼兒故不得道證九十一劫流

轉生死於五道中未曾得見今以道眼觀察彼鳥乃我前世所生之子愍其嬰愚久處生死以斯因緣是故微笑如是尊者善說法要以辯才力遊化世間所爲已訖入般涅槃尊者闍夜多臨當滅度告一比丘名婆修槃陀集六汝今善聽昔天人師於無量劫勤修苦行爲上妙法今已滿足利安衆生我受囑累至心護持今欲委汝當深憶念婆修槃陀白言受教從是以後宣通經藏以多聞力智慧辯才如是功德而自莊嚴善解一切修多羅義分

別宣說廣化衆生所應作已便捨命行次付
比丘名摩奴羅令其流布無上勝法彼摩奴
羅智慧超勝少欲知足勤修苦行言辭要妙
悅可衆心善能通達三藏之義於南天竺興
大饒益時有尊者號曰夜奢辯慧聰敏甚深
淵博與摩奴羅功德同等亦能解了三藏之
義流布名聞咸爲宗仰曾於一時彼摩奴羅
至比天竺尊者夜奢而語之曰恒河以南二
天竺國人多邪見聰辯利智長老善解音聲
之論可於彼土遊行教化我當於此利安衆

生時摩奴羅即如其語至二天竺廣宣毗羅
無我之論摧伏一切異道邪見所爲旣辦捨
身命終於是以後次有尊者名鶴勒那夜奢
出興於世受付囑法廣宣流布福德深遠才
明淵博化世迷惑令就正路所作已訖然後
集六
捨身復有比丘名曰師子於罽賓國大作佛
事時彼國王名彌羅掘邪見熾盛心無敬信
於罽賓國毀壞塔寺殺害衆僧即以利劍用
斬師子頭中無血唯乳流出相付法人於
是便絕如此之法爲大明燈能照世間愚癡

黑闇是故如上諸賢聖人皆共頂戴受持守護更相付囑常轉法輪爲諸衆生起大饒益斷塞惡道開人天路逮至最後斯法衰殄賢聖隱沒無能建立世間闇冥永失大明造作惡業行十不善命終多墮三惡八難是故智者宜當觀察無上勝法有大功德微妙端遠不可思議譬如賈人欲過大海必乘船舫然後得度一切衆生亦復如是欲出三界生死大海必假法船方得度脫法爲清涼除煩惱熱法是妙藥能愈結病即是衆生真善知識

爲大利益濟諸苦惱何以故一切衆生性無定相隨所染習起善惡業若有習近外道邪見受其教戒永即流轉無有邊際是則不名善知識也若有人能起信敬心親近賢聖聽受妙法由聽斯法功德因緣出欲淤泥受最勝樂是故此法名善知識宜應勤心習近供養必能令人離三惡苦如昔往日華氏國王有一白象氣力勇壯能滅怨敵若有罪人令象蹈殺後時象既爲火所燒移在異處近一精舍聞有比丘誦法句曰爲善生天爲惡入

淵心便柔和起慈悲意後付罪人都不殺害
但以鼻與紙之而去王見斯已心大惶怖召
諸智臣共謀此事時有一臣即白王言此象
集六
繫處近在精舍必聞妙法是故爾耳今可移
繫令近屠肆彼覩殺害惡心當盛王用其計
十二
繫象屠所象見殺戮剝刺斬截惡心猛熾殘
害增甚以是當知衆生之類其性不定所以
者何畜生猶尚聞法生慈見有屠殺便爲殘
害況復於人而不染習起善惡業是故智者
宜應覺知邪見惡法多所損害棄而離之勤

作方便習近聖法受持流布起大師想由是
微妙功德因緣永當超越三惡道苦度生死
海受涅槃樂又此法者爲得道利全分因緣
是故復名真善知識如昔阿難白佛言世尊
善知識者於得道利作半因緣佛言不也善
知識者即是得道全分因緣阿難當知此間
浮提除大迦葉舍利弗等其餘衆生若不遇
我恒當流轉無解脫期是故我言善知識者
能大利益以此緣故當知佛法最尊最妙爲
無有上無量功德之所成就是故世尊初成

正覺於樹王下端坐思惟一切世間若使無有父母師長單獨孤露永無恃怙我今應當依誰而立復作是念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悉以勝功用爲師範我亦應當如三世佛深妙勝功用以爲師由是緣故佛常恭敬如斯妙法心敬禮拜勤加守護當知此法甚爲希有是故智者宜應受持又於往昔有婆羅門持人觸體其數甚多詣華氏城遍行銜賣經歷多時都無買者便極嗔恚高聲唱言此城中人若不就我買觸體者吾當相爲作惡名聞集六十三

言汝諸人愚癡闇鈍爾時城中諸優婆塞聞是語已畏其毀謗便持錢物至彼買之即以銅鉢貫穿其耳若徹之者便與多價其半徹者與價漸少都不通者全不與直時婆羅門問優婆塞我此觸體皆悉無異何故價直而有差別優婆塞言如前觸體有通徹者斯人生時聽受妙法智慧高勝貴其若此相與多價其半徹者雖聽妙法未善分別以是因緣與汝少直全不通者此人往昔都不聽法吾以是故不相與價時優婆塞持此觸體往至

城外起塔供養命終皆得生于天中以是因
緣當知妙法有大功德能所建立何以故此
優婆塞以聽法人觸體起塔尚生天上況能
至心聽受斯法供養恭敬持經人者此之福
報甚難窮盡未來必當成無上道是故諸有
古語
欲得無上安隱快樂爲化衆生作大饒益皆
應受持如是勝法

音釋

嘴魚列切 延埴切 延埴切時連切 塵承職
也翁鬱翁鳥孔切 鬱紓勿餉式亮切 積貨四
切般切翁鬱翁鳥孔切 鬱紓勿餉式亮切 聚許
窠也剝剥切 剥延美切 剥百角註治據
切剝剥去皮也金切

付法藏因緣經卷第六

付法藏因緣經

永樂北藏

付法藏因緣經

第一二九冊